

作家地理丛书

陈继明 著

陈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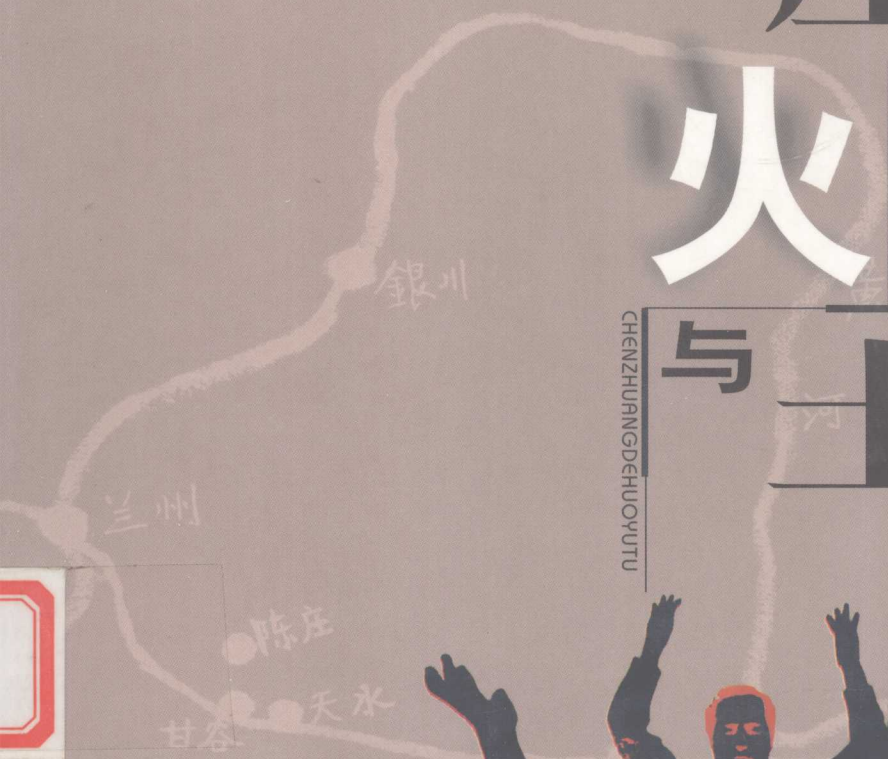
的

火

与

土

CHENZHUANGDEHUOYUTU

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陈庄

陈继明 著

的

火

与

土

陇海铁路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图书代号:SK23130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作家地理丛书. 陈庄的火与土/陈继明著. - 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2.4

ISBN 7-5613-2440-5/I·25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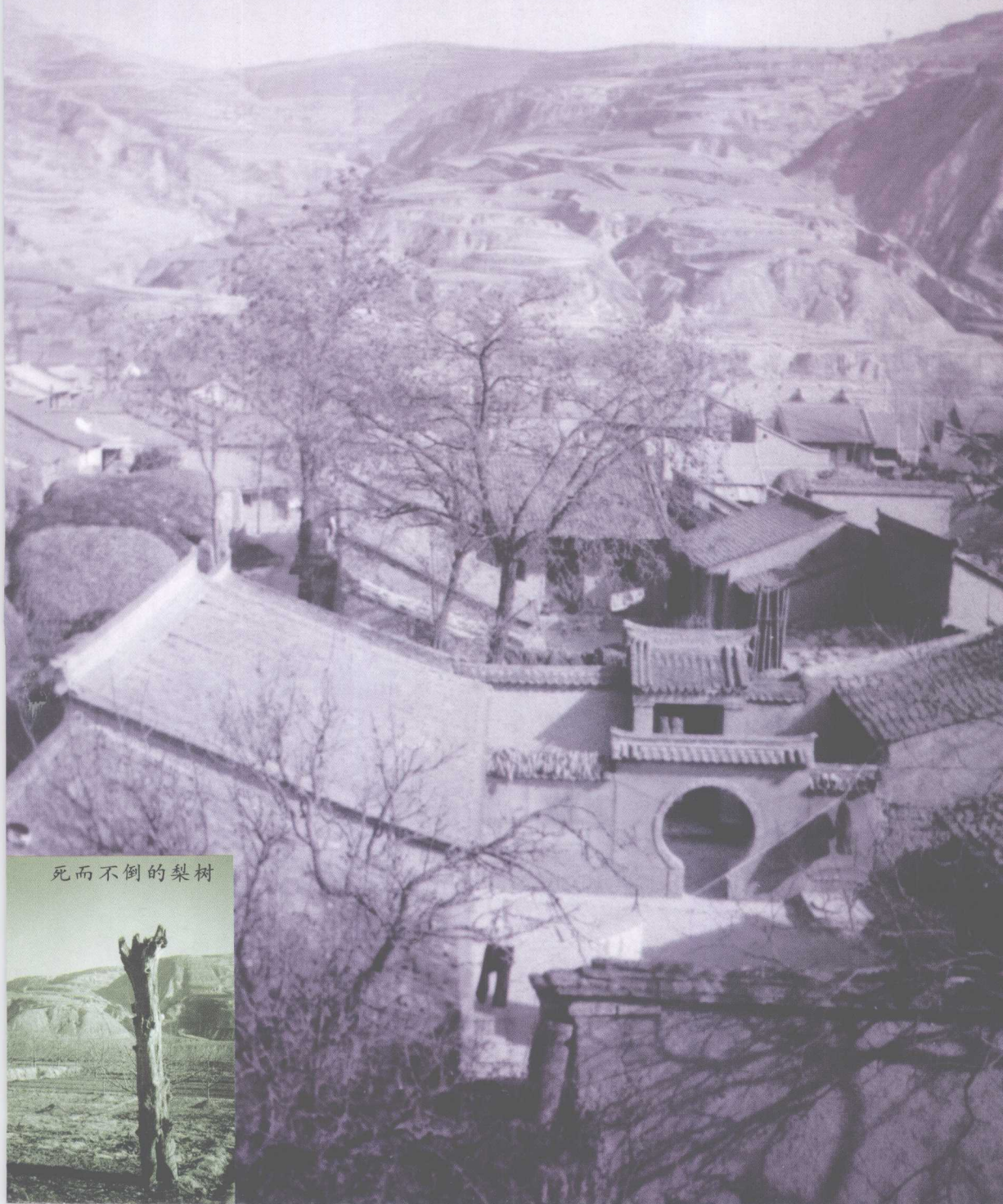
I.作… II.陈… III.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
IV.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24319 号

责任编辑	姚鸿文
封面设计	张卓慧
责任校对	胡莉侠
出版发行	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	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(邮政编码:710062)
网 址	http://www.snuph.com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长安县第二印刷厂
开 本	787×960 1/16
印 张	15.75
插 页	4
字 数	156 千
版 次	2002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2 年 5 月第 1 次
定 价	25.00 元

开户行:光大银行西安南郊支行 账号:0303070-00330004695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,请与社会读物经营部
联系、调换。

电 话:(029)5218439 传真:530749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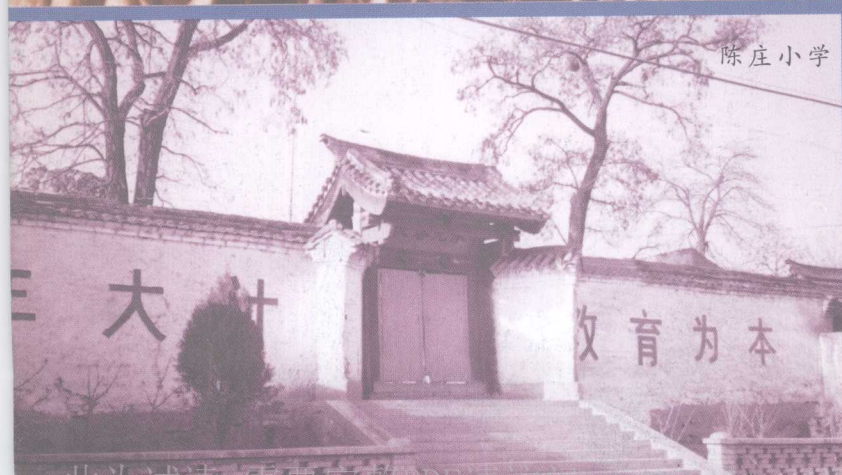


死而不倒的梨树





残破的喜鹊窝



目 录

陈庄的火与土

一	老家	(1)
二	园子	(4)
三	炕	(7)
四	热头儿	(11)
五	北山	(14)
六	南山	(16)
七	风水	(19)
八	姑姑等	(24)
九	黄过鸟儿	(25)
十	喜鹊	(26)
十一	麻雀	(29)
十二	火氏唐	(32)
十三	燕儿	(32)
十四	蜜蜂	(35)
十五	纲爷	(41)
十六	清溪河	(45)
十七	山水	(50)
十八	风	(55)
十九	地下的河流	(58)
二十	雪	(64)
二十一	官道	(68)
二十二	汉墓	(71)
二十三	孝	(80)
二十四	瓦	(83)
二十五	驴	(177)
二十六	颠山婆娘	(180)
二十七	静止	(184)
二十八	月亮	(184)
二十九	黄昏	(186)
三十	背柴的女人	(186)
三十一	粮食	(188)
三十二	五八九年	(193)

三十三	丝	(199)
三十四	狼来了	(200)
三十五	黎明	(207)
三十六	戏园子	(209)
三十七	鬼	(213)
三十八	十八年	(218)
三十九	椿树	(218)
四十	槐树	(220)
四十一	柳树	(222)
四十二	八棵白杨	(225)
四十三	榆树	(227)
四十四	人	(227)
四十五	飞食	(228)
四十六	命近了	(228)
四十七	值钱	(228)
四十八	老汉	(232)
四十九	捉	(236)
五十	儿女	(239)
五十一	铡	(242)
五十二	连枷	(243)
五十三	离开	(249)

关于陈庄的小说

青铜	(92)
寂静与芬芳	(110)
往日重现	(121)
微澜的水	(137)
举举妈的葬礼	(163)

一 老家

行程逾千里，天近黄昏时，看见了村子。

陈庄，我的老家，正在暮色四合中。

我注意到了村子上空的烟。那是厚厚的宽宽的一层烟，离房顶有两三米高，有些浓黑，迟迟不升向更高处，也迟迟不变成通常的灰白。那层厚厚的烟带下，是正从各家房顶匆忙升起的稠密的烟柱，所有的烟柱都是直的，都有种迫切升高的内在欲望。另有一些散乱的烟是从低于房顶的地方飘起的。我闻见了麦柴燃烧的味道，以及驴粪马粪燃烧的味道，才恍悟：老家的味道正是由这样一些实际的味道组成的。

从甘谷县城搭乘的吉普车擦黑进了村，停在家门口，我还没走下车，事先知道我要回来的母亲已经迎出院门。母亲低声叫着我的小名时，我知道，我真的回家了，回到真正意义上的家里了。有母亲在家的家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呀！

在家人的簇拥下，走向堂屋时，我心里有些怯弱了。堂屋门上，我为父亲撰写的挽联仍完好无损：昨日音容何其清晰，今朝泣唤竟成徒然。

我揭开白色门帘，一眼便看见了父亲——披着黑纱的父亲的遗像。父亲孩童般纯净的目光在黑纱之下又多了一种尖锐的感觉，令我心里暗疼。

陈庄在陈庄，陈庄在陈庄，陈庄在陈庄

陈庄在陈庄，陈庄在陈庄，陈庄在陈庄

陈庄在陈庄，陈庄在陈庄，陈庄在陈庄

陈庄在陈庄，陈庄在陈庄，陈庄在陈庄

陈庄在陈庄，陈庄在陈庄，陈庄在陈庄

回到陈庄

陈庄在陈庄，陈庄在陈庄，陈庄在陈庄

陈庄在陈庄，陈庄在陈庄，陈庄在陈庄

陈庄在陈庄，陈庄在陈庄，陈庄在陈庄

去年冬天，父亲谢世后，父亲的遗像先是用黑纱完全包裹起来的，此后，每月初九，家人都把黑纱往起提一提，父亲的面容便一点一点地在黑纱下显露了出来，就像是“再生”了一样。这个过程需要整整一年。一个多么温情和富有想像力的风俗呀，它让我们用整整一年的时间去渐渐适应一个事实：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。

首先，我在虎柱二哥、虎同三哥和奋梅妹妹的陪伴下，为父亲点燃三炷香，对着父亲的遗像三叩首，就像是告知他我回来了。之后我坐在炕沿上，注视着父亲的遗像，全身一阵阵发冷。我发觉，没有了父亲的堂屋是空洞的，处处有实物，处处是空洞。而且这空洞不是静态的，而是有舌头有牙的，暗暗吞噬着空气和人心。我还发觉，堂屋里有一种过去所没有的怪异的阴晦气味，又有一种顽固留存下来的父亲本人的气味，两种气味相互抵牾，相互较劲，有种势不两立的感覺。渐渐，我的内心又成了这两种气味的新战场，而且双方不再是静静地对抗了，而是公然杀伐了起来，愈战愈烈，不肯罢休。

平时天各一方的孩子们，忽然聚到一起，重新成为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、老四，重新成为母亲膝下的一堆孩子，当初那些艰难的日子，在各自的神情里清晰可见。吃饭的时候我们执意要母亲坐在炕里面，母亲却毫不动摇地要坐在炕边上，反复说：坐在阿来（陈庄话，哪里）都一样。显然，在母亲眼里，坐在上席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。母亲向来是蔑视形式的。而虎柱二哥却极其重视形式，他认为父亲留下的位置应该由母亲顶替。他也是我们姊妹中脾气最大的一个，他瞪大眼睛向母亲发火，母亲只好换到炕里面靠墙的地方坐下来，甚至有



些羞涩，并反复念叨：坐在上岗子（即上席），饭还是一样的味道。接下来，吃到了母亲做的浆水面。在外面山珍海味没少吃，常常突然会极想吃母亲做的没有油腥的浆水面，回到家首先要吃的当然是浆水面了，一碗浆水面下肚，再一碗浆水面下肚，还不过瘾，又喝了半碗纯浆水，神清气爽之余，更觉得，老家是一种嚼之不尽的滋味。

二 园 子

此次回家，打算住一到两月，写些东西。

于是单独住在我家园子里的一间新房内。

园子，现在是徒有虚名，其中没有树，没有花，也没有菜，地面被垫高了、夯实了，成为一个稍嫌窄小的庄院，西北角先盖了一间小房子，东边和南边的地基也打好了，来年还要盖几间房子，届时育鹏侄儿将与虎柱二哥分家，来此居住。

我小时候，园子里有两棵杏树：

东侧是苦杏树，树干有大人的大腿那么粗，树冠浑圆，枝条分布均匀，且稠密，有一小半枝叶超出墙外。杏子偏小，但极为茂密，总是盈满了枝头。熟了后红艳艳的，还带着些麻麻点点的灰斑。杏肉薄而软，极甜，很容易就会吃多，我有一次就吃多了，撑得连路都不能走了，气都难喘上来了，正应了“桃饱人，杏伤人”的老话。

西侧的杏树则是甜杏，还是少见的“里黄杏”。树身比苦杏树小一半，而且歪扭着身子，树冠也稀疏得多，杏子从来都够不上繁硕，



园子时代的我（右一）和伙伴们



却特别大，几乎有大人的一个拳头那么大。怎么叫“里黄杏”呢？熟了后，表皮仍旧是绿的，却是一种半透明的诱人的绿，咬一口才知道里面已经黄透，脆生生的，有一种别致的香味。

我不知道它们是何时被砍掉的。

我现在住的这间房子，是去年新盖的，打算将来做厨房的，但是，其中的木料：白杨檩子、松木椽子，以及有着木刻般木纹的椿木门窗，是我家老堂屋上的全部木料。老堂屋存在了接近百年，祖父和伯父都在其中生活过，旧堂屋被拆除，代之以新堂屋的那一年，父亲也已经年逾古稀了。旧门旧窗虽然都被清洗过了，但一些部位布满醒目的斑驳虫眼——多是旧虫眼，里面黑黑的、空空的，并没有留下虫子的尸体。此时，发白的阳光灌满虫眼，有一种漫不经意的骄横气味，令我对阳光之明丽一时有了些可怕的印象。房顶的椽子、檩子全是记忆中的样子，其中夹杂着三两根白净的新椽子。四面的墙壁当然是新的，一砖到顶，内墙被粉刷一新。檩子上有父亲的崭新墨迹：吉星高照。但是，父亲已经杳然西去，与曾经在“此间堂屋”中生活过的祖父、祖母和伯父们躺在同一块坟地里了。而我，带着老堂屋留下的所有记忆，住在这间“新房子”里，等于同时住在一间新房和旧房里，住在时光的本质里，住在流逝的核心。而在其中写作，又是别有深味。

每到春天和夏天，我都喜欢在园子里种些花草。比如，把杏核埋在墙角的土里，然后时不时地跑进园子观察，待两片对称的精致的小芽某一天真的破土而出时，我会感到很激动，心里充满成就感。然

后，我会天天抽空来给它浇水，或者盖个小房子把它保护起来，当然往往是适得其反，两片小嫩芽大凡是活不了几天的，我为此又伤心又绝望，却并不知道其中的秘密。后来上了小学，学校的前院里有两块对称的花园，其中有丁香，有红牡丹和白牡丹，有黄菊和白菊，有芍药，有探春，我们经常在花园里上劳动课，浇水、翻地，或清扫花径，有时也躲在其中背书。我记得牡丹在盛夏的正午，被骄阳一晒，会散发出一种似苦非苦的药腥腥的气味，而那气味仿佛是黏糊糊的，带着重量和湿气，进入人的鼻子后，使人顿生困倦，哈欠连连。一朵牡丹花开败之后，会结出一粒形圆体长的紫核，我相信用它是可以种出牡丹来的，就带回来种在我家园子里，却始终不见长出像杏树那样的嫩芽来。有一次，我重新把土刨开，看它是否发芽了，当我看到它像个石头一样，毫无发芽的迹象时，感到茫然不解，问了大人，才知道牡丹只能移植不能种植。但我还是觉得只能移植不能种植的说法是诡异的，心想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要结出这核儿呢？就像这样，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，我除了总是伙同一些孩子上房、钻洞、打架、闯祸之外，也还常常隐秘地独自痴迷于一些深幽的复杂的问题，这是被大人们所忽略的一面。而今天想来，这应该是我内心生活的滥觞，是我生命中更有用的一部分。

三 炕

早晨，母亲问我炕热不热？我说炕一直热到天亮。母亲说，用驴粪末子给你烧的炕。原来，用驴粪末子烧炕，温度适中，持续时间



长。不过后来我又发现了一个秘密：母亲用柔软而微湿的驴粪末子给我烧炕时，把半块树根塞进炕洞里了。

通常，用来烧炕的是驴粪、马粪以及麦衣，或草末子。所有这些，被统称为“填炕”，这个词既是动词又是名词，如：我去填炕，我去扫填炕，前者是动词，后者是名词。现在，一家一般只有一头牲畜，或驴或马，只养一头。草越来越少，水也越来越少，多一头牲畜等于多一口人，多一口人就多一份口粮。这些年完全没人养牛和羊了，只剩下驴和马。原因是，牛羊更适宜“放养”，更依赖田野里的青草。而驴和马是可以“圈养”的，同时也是必不可少的“力畜”。每到农忙时，常是两家的驴相配对，两家的马相配对，陈庄人称之为“合饲”。由此可见，母亲用驴粪末子给我烧炕，是有些奢侈的。驴粪末子是填炕中的极品，很少单独使用，一般是要掺进草末子里的。草末子也不是纯粹的草末子，里面有一半是土粒。进入秋天后，人们就开始纷纷上山扫草末子了。一人背一个背斗，腋下夹一把尖硬的老扫帚，找一处看得见草根的地方，就开始扫，表面看来，扫的远不是草末子而是土圪塔，但一堆干硬的土圪塔里的确是有些草屑的，然后就蹲下来用手拣，或用爪子抓。大家都去扫，值得扫的地方就越来越少，就要看谁走得更远，人迹罕至的地方总是有填炕可扫的。

满山扫填炕，破坏了植被，是没疑问的。但是，农民们是不能没有炕的，炕是他们惟一的取暖方式，没有炕，简直就没法活了。大多



我的父亲和母亲





数农民是买不起煤、点不起炉子的，无论昼夜，家里来了客人，首要的礼遇是“上炕”——客人脱下鞋，上了炕，把脚塞进被子里，主人才会心安。有句话是：上炕为安。再贫寒的人家，起码是有一面热炕的。炉子则是奢侈品，陈庄至少有一半人家整个冬天不生炉子。另有一小半到了过年的几天才肯买几百斤煤，点上炉子。我是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的，我无力谴责他们。

一个厌世的老人说，想起两样东西，就舍不得死。

一样是辣子。另一样是热炕。

炕，令我无端想起“关怀”这个词，而且是较高意义上的关怀。这些年知识分子是容易谈及“关怀”的。但是，这个词肯定与农民关系不大。对农民们来说，来自同类的关怀，似乎只体现在“减轻农民负担”这几个字上。这几个字已经喊了很多年了，由此也可以推知，农民们是多么缺少关怀。今天，我突然觉得，炕的温暖，是与“关怀”相近的。农民们的一生其实是简单的，需要也同样简单，并不会像我一样多愁善感。冬天有一面热炕，日子就好过。多穷，也是有炕的；多富，也不过是一面炕而已。炕，从里到外，没有一丝钢筋水泥，全是土，而里面烧的若非驴粪马粪，便是掺了一半土的草末子，是任何一个农民消受得起的，是直接从地底下升起的温暖，是无需视作奢侈的温暖，是无需格外珍视的温暖，把它看做大地对农民的关怀，虽牵强了些，但仿佛也不失贴切。